

陸子餘集卷第三

祝先生墓誌銘

陸子餘集卷第三

陸子餘集卷第三

先生諱允明字希哲蘇州長洲人也其先世
太祝以官氏或曰黃帝之後封於祝以國氏云
七世祖碧山勝國時由松江來守郡後卒官
子留於蘇遂為蘇人祖顯 皇正統己未進士
終山西布政司右叅政父瓚母徐氏大學士武
功公女先生少穎敏五歲作徑尺字讀書一目
數行下九歲能詩有奇語既天賦殊特加內外
二祖咸當代魁儒目濡耳染不離典訓稍長遂

貫綜群籍裨官襍家幽遐蒐瑣之言皆入記覽
發爲文章崇深鉅麗橫從開闔茹涵古今無所
不有或當廣坐誅笑雜選援毫疾書思若泉湧
一時名聲大譟歲壬子舉於鄉故相王文恪公
主試事手其卷不置曰必祝某也旣而果得先
生文恪益自喜曰吾不謬知人自是連試禮部
不第當道竒其才會修史將名薦之弗果初仕
興寧令地介嶺海民尚譁訐惑於襍祥先生示
之禮簡進秀異授以經學孰爲講解遂一變其
俗群盜竄處山谷時出焚教爲設方略一旦捕

得三十餘輩邑巨無警稍遷通判應天府亡何
乞歸又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七夫人李氏鄉先
生太僕少卿應禎之女子男二長續進士入翰
林累遷陝西按察副使次側出幼未名女嫁潮
州府經歷王穀偵先生簡易高曠不樂拘檢在
衆若無能者然默而好深湛之思時獨居著書
解衣槃礴游心玄間賓客來者叩戶呼之若弗
聞也性善書出入魏晉諸家晚益竒縱或購得
之輒臧去爲榮喜獎掖後進終身不言人過其
爲家未嘗問有無得俸祿及四方餉遺輒召所

善容與喙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
一錢故其沒也幾無以歛云先生少有意用世
既濩落不試一發於文雖聲實閎振猶非其志
也所著書合詩文集爲數百卷藏于家陸粲曰
斯文之用與天地準由漢氏來纘言之士臻于
斯極者亦僅可數已 明興百年士猶膠守章
句未覩其恢然者也乃 憲 孝之際始彬彬
矣祝先生由諸生起覃精發藻橫逸踔厲超追
古昔盛哉若其湛浮自得龍變不羈大觀逍遙
廓然離俗矣夏侯湛贊東方生云明濟開豁包

含弘大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殆先生哉殆先
生哉先生沒以嘉靖丙戌冬十有二月二十七
日又明年戊子冬閏十月十六日葬橫山丹霞
塢太原王寵撰次其事行粲爲之銘銘曰 維
聖有文自天啓之其卒敵剌孰振起之猗嗟先
生發天之明達聖之經播爲渾錕舉世震驚維
時弗逢食貧以終獨呂其辭以燭群蒙橫山之
原崇四尺者先生之墳後勿壞傷視此銘文

貴州楊義司副長官金翁墓誌銘

貴州蓋古牂牁之域今其地爲戎衛者以十數

平越最大自平越之境所通爲安撫若長官司者以十數楊義最大楊義地可數百里其所治曰楊山其爲之長者曰金氏金氏之先世雄於其土 明高皇帝時遣大將軍出師下滇熨諸夷道出平越金氏母聞之率所部詣軍門降且以羊酒獻大將軍喜承 制慰勞始奏更其司曰楊義以旌之命金氏母之子孫世爲副長官領其衆其衆咸喜曰嗟吾君之有此爵土乃吾媪力也迄今稱之以擬洗高涼云三傳至翁翁諱洪字其自始仕即以才詬知名每有寇警方

鎮大臣以檄調諸司兵諸司狐疑相杖莫先發檄至翁翁捧跪戴首起讀一二行已即瞠目援弓刃上馬令其衆敢後出者死及戰又甚力所嚮有功常爲諸司最至他賦稅徵發率先期辦集以故方鎮大臣咸愛重翁迨其老猶不聽卧家遇重大事常以屬之有姦民造僞印謀據城爲亂翁諷知之密白上官以計縛其人餘黨驚潰一境獲全翁旣曉暢世務又多權略臨事翁張人莫窺其際頗喜讀書爲奏牘若文移操筆動數千百言自老宿吏誦之未嘗不稱善也嘉

靖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以疾卒得年六十有七
妻某氏子四人長鰲襲副長官次鳳衛學生次
某次某鰲等以其年月日葬翁楊山之原貴州
去京師殆萬里諸酋豪依阻阨擅殺生自娛一
方憫然謂中國孰與我廣大卒乃犯天怒至舉
種殄滅無炊火焉若金氏有土數世矣恭謹不
懈子孫相傳聲光益榮曰爲善之福非邪陸先
生曰語有之順天者存余於金氏睹其效矣是
故錄焉以勸忠也鳳治春秋學自余以謫寓平
越寔始來從游余銘翁亦以鳳故銘曰 楊山

峇峇閱此玄室夫人不死我銘在是匪夫人則
銘以訓臣子

亡妻盛氏墓誌銘

亡妻盛氏故御史大夫斯徵女也盛在吳家世
衣纓其先蓋多鉅人長者至大夫益以剛毅大
節聞天下 孝宗朝大夫年始冠擢進士第奉
詔歸娶元室沈夫人亦出郡中名族其生吾
妻也大夫適被選爲工部郎故命曰選及歸余
余爲字之曰德媛自余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
工科給事中吾妻皆從京師亡何余以言得罪

再下 詔獄 天子仁不忍誅僅謫貴州都鎮
驛丞都鎮地遠且荒惡非人所居弗能以家從
吾妻乃留侍吾母於家故病脾至是增劇又加
痰眩竟不起踰年余蒙 恩量移永新令尋致
事歸又久之始卜地於虎丘之西以葬云吾妻
自爲女子貞靜柔婉其祖通議公竒愛之不欲
與凡子通議公者亦傑魁人也與吾先父如隱
府君有世契嘗過府君府君觴之酒中以諸子
見時余始六七歲通議公於坐命之屬對語輒
隨口響應通議公爲之嗒嗒嗟賞罷酒辭去他

日府君聞其女孺賢也使請婚焉通議公聞之
則大喜曰彼聰明兒邪即報許受聘已乃寓書
大夫曰爲若得婿矣比吾妻來歸時年纔十有
四府君及吾母胡夫人憐其少視如己女而吾
妻亦執禮盡孝至接遇內外嫻戚恩誼咸備自
奉儉薄食不兼味衣被簪珥無華靡之飾於所
生子女雖甚愛之然未嘗徇其欲御家衆特寬
簡每以余性卞急易怒爲戒曰是累德亦傷生
奈何不自愛邪至今憶其言而愧之余之校文
浙中也大夫適奉 璽書治漕河相見於濟寧

歡甚時大夫綜畫諸務過勞貌殊瘦吾妻見之
怛然進曰仕可止矣大人盍歸乎先是大夫已
疏乞致仕聞其言良悅曰真吾女矣及余遠謫
吾妻初欲與俱曰夫安樂同處患難相違人謂
斯何余謝曰吾母在子豈可復去左右哉乃止
將別雖極悲愴終不以余黜官爲懟其賢而有
識如此然竟不免天沒傷哉余結髮讀書困於
進取且二十年中更家難豪族侵侮賦役交并
困死驚憂有人所不堪者吾妻實相與同之今
行事猶若在目也而逝者不可作矣矧病不與
知沒不與歛痛可言邪吾妻之生爲弘治丙辰
十月十日其卒爲嘉靖庚寅八月二十一日得
年僅三十有五其葬爲丁酉三月十八日子男
一人延枝郡學生娶毛氏女一人適王有壬太
傅文恪公孫也以蔭爲尚寶丞銘曰 嗟余放
逐兮于貴之門薄言還歸兮蘭先委芳爾命寔
蹇兮終焉永傷爾德則嘉兮子孫其昌

太醫院醫士張右墓誌銘

余外祖山西叅議胡公仕有廉直節弗究於用
既謝政歸吳益高簡杜門不與人通獨里中醫

師朱廷用氏以世契故得數請間燕語時君
父如隱府君方館於公家吾伯氏子徵生始數
歲而廷用之壻張君汝聲亦有女年相若也蘇
是始相與爲婚姻而張君與吾父亦相得驩甚
暇日輒過從飲酒歌呼爲樂往往逾夜分始散
去若是者蓋三十年吾父旣不幸棄諸孤又數
年張君亦卒矣君爲人閭爽尚氣義與人言輒
波瀾旋覆不少回伏自廷用以瘍醫名吳中君
傳其業人遍讀素難諸書得其肯綮旁涉史傳
皆轉暢大義朕疾處方什不火一雖廷用自謂

弗如然君性簡倨郡中多豪長者貴人君與語
常爾汝之旁長者貴人弗樂也有疾則迎他醫
他醫技能大抵出君下或耳剽方術謾調以射
利然造請者其門晝夜常滿君業雖高不爲人
知設藥肆於門日危坐其中無過而問者以故
家益落晚乃以薦入京例試禮部奏名入太醫
院爲醫士占何以事乞歸後再至京待次得寒
疾死逆旅中年五十九諸嘗與游者爲治棺殮
歸其家君諱鋪汝聲其字先世汴人從宋建炎
天子南徙家於吳父謹以君之兄欽貴贈中書

舍人母李氏贈孺人子出朱氏者六人男三
瀚濤女三長歸吾伯氏次歸沈某次歸石某側
出子二人男渙女幼未行孫男四女二君沒以
嘉靖乙酉閏十二月二十五日後十年乙未十
一月十五日始克葬於花園村青龍塢之世墓
潮屬余銘君之再至京師也益獲落無所遇聞
余舉于鄉當赴省試喜語人曰子餘今來吾事
濟矣子餘余舊字也尋病且革或問後事時舌
強語不能了了猶若曰子餘今來云嗚呼君之
望余深矣矧吾父所親厚者吾忍辭銘銘曰

生吾不能恤其困死吾與之銘嗟張君之藏其
永寧

天池山人陸子玄墓誌銘

天池山人陸子玄者吾弟也名灼更名采世吳
人吳之西境有山曰天池蓋道書所稱可以度
世者也君意慕之因自謂山人云君生踔厲英
發始爲校官弟子不屑守章句縱學無所不觀
從其婦翁故太僕少卿都公游銳意爲古文辭
尋以例升太學益務精進視當世顯人名能文
章者輒往躡門自通贊以所業皆一見賞愛其

名遂隱然以起自江以東學士多延頸願交者
而君意獨自許用世謂功業可立取時時於廣
坐中奮髯抵掌論天下事語多觸時禁客不樂
聞稍稍引去或目笑之君色自如不爲止在太
學二十年累舉輒躋遭世玩侮中不能無少望
日夜與所善客劇飲歌呼爲樂間出游或經月
忘返橐中裝無一錢從者以告若弗聞也東登
余岱賦游仙三章慨然有輕舉之志南踰閩嶠
徘徊武夷諸山語人口世無知我者吾聞京師
天下豪傑輻湊又燕趙多慷慨士吾且往觀焉

儻庶幾乎行半道病還及家意頗惘惘夜中數
起東西行謂余曰日者言吾歲行在酉當厄今
吾形神不相攝矣吾殆將死也因屏人屬余後
事其言悽愴不忍聞兄弟相對歔欷泣數行下
居亡何竟不起傷哉是歲嘉靖丁酉九月廿二
日也年四十一後八年乙巳十二月十三日乃
葬其地寔天池之麓於君初志亦若有冥契云
陸於吳爲著姓宋季始家陳湖之上吾先君諱
應賓母夫人胡氏有三子君最少先娶都公女
繼娶鄒氏子男二長舒枝都出府學生次敬枝

側出女一鄉出適太學生陳沛孫男一嘉觀
性儻蕩不羈與人游處輸寫心腹無所隱匿每
揚摧今古品藻人物機辨鋒出莫能窮者而強
執自信不肯詘折徇俗雖故所親善一弗當意
則面斥之或致怨懟不恤也於文喜稱六代詩
初規摹盛唐晚宗謝康樂造語往往似之居閒
弄筆游戲爲近體樂府若啁笑率然之作亦醜
藉可喜獨好習 國朝故實所至延訪勤切率
多聞人所未聞者他如幽冥物恠黃冶變化之
言靡不采獲著之編錄點者或謾言以中其意

君亦傾聽弗疑聞有奇人異書不遠數百里
走求之其篤好如此余與君少俱侍吾伯兄子
徵學議論下上自相師友而嗜好略同方賴焉
以相規切庶有益乎而君棄余死矣銘曰 吳
有奇士陸氏子玄生不逢時又弗永年嗚呼悲
夫

張時濟墓誌銘

東西兩洞庭山皆在太湖中包絡市井居者駢
坐其上田賈畝數十金民食指稍衆者輒出爲
商賈然其人大抵織嗇雖家埒素封齷齪愈甚

張君時濟東山之產也性獨倜儻高亮輕財好
施能立然諾可以爲難矣君始業儒既而棄去
從事廢舉嘗南浮江漢北涉淮泗歷齊魯燕趙
之郊輩類皆高貴富人貨布充羨君所操視之
不能什一且時有利鈍然意常豁如也與人賈
易一以誠信雖累百金不刻契傳終無所欺而
人亦無欺之者嘗得遺金於道物色其主歸之
族黨有鬻產者君畀之直而還其產不取友人
貧流寓遠方爲具衣資將護以歸他行事率類
此論者謂君蓋有古節俠士之風焉不特賢於

其鄉人而已至於家庭之行尤多可書者父孟
昂病臚鼓臍下水醫云其味鹹生淡死君亟
取嘗之母劉年過八十君亦班白矣孝養彌篤
毋沒孺慕毀瘠人以爲難早歲嘗學武事卜射
絕人正德間游京師會有詔舉材武士所知
者具草薦之君以親老固辭乃止居常手不釋
卷喜養生家言著書一編以老氏致虛守靜之
旨爲宗斥黃冶容成之術曰此去道遠矣亦善
談祿命時時奇中一日忽爲書以貽其子曰今
歲吾將觀化壬辰則吾逝日矣及期果以疾卒

亦異哉時嘉靖庚子二月廿九日也年六十九
以是歲九月二十六日葬俞家山之原君諱淮
時濟其字娶習繼陳再繼鍾子男一人本孫男
一人餘烈女四人曾孫女一人本篤學好修嘗
游王文恪公之門與余善而餘烈亦從余游且
葬以君之甥肇慶守朱全甫狀來請銘銘曰
誰謂服賈而寔才武亦敏而藝弗庸以試其卒
有聞在其子孫

怡圃朱翁墓誌銘

吳郡朱元吉氏將葬其父怡圃翁自爲狀數百

言以視其游陸粲而屬之銘粲最其略而書之
曰翁諱某字某其先吳江儒林里人也始徙洞
庭東山再徙郡城父某母某氏翁生天順壬午
三月廿九日閱世七十有八年以嘉靖己亥三
月二日終于家辛丑 月 日葬梅灣山世墓
娶王氏有內行二子元吉貞吉皆縣學生翁天
資樸茂居家能孝於親而睦于二兄妻死不更
娶故族之人歸其仁於所知者有過未嘗不盡
言規之不屈撓辭色以徇人故里之人推其直
少嘗治進士業中歲棄去以其學授鄉之後進

生而內以教其二子其既也後進生之從游者業皆有成而二子爲名士蓋晚而厭事去即郡城之北闢地爲圃種樹養魚以自適不一問世故或薦與鄉飲亦謝不住故郡邑之大夫稱其潔君子謂翁蓋古所謂一鄉之善士也者非歟或曰昔朱長文居吳有高名以經術授學者世稱樂圃先生翁豈其苗裔耶乃其行固髣髴似之矣陸桴曰翁殆有意於晞長文者其號怡圃也蓋若以自况云故卒成其志而爲之銘曰
嗚呼吳逸人怡圃朱翁之墓

奉政大夫工部營繕司郎中張公墓誌

銘

孝宗皇帝之時吾吳人仕於朝者最盛自卿大夫有功德著聞當世弗論若其位未顯而名迹可紀者亦甚衆也其在工部有兩張公焉曰都水郎中嘉玉營繕郎中守之皆峭直清剋風軌行能相似也當是時天子仁明能容獎臣下守法雖左右貴近臣毀譽之言不輒聽以故兩公者得行其志而成其賢名及正德初逆瑾盜政兩公遂相繼得譴去都水公成遼左瑾誅乃

宥還中人猶忌之卒擯不用死營繕公亦除仕籍廢于家士之有志當世而惜夫人才之難者至今恨之營繕公之卒也屬祭以後事且葬則其孫衍慶來徵銘張陸世婚姻家公祭父行也爲敘其事行而銘焉敘曰 張公諱約守之其字吳之長洲人也世爲士族考翥始起進士卒官雲南按察使母吳淑人公弘治庚戌進士初授虞衡主事監竹木稅于杭及于蕪湖所至剔摘姦蠹課入充羨自尺寸以上咸籍而歸之有司無所汚染進都水貲外郎久之吏部以營繕

劇司非公不可乃進郎中尋奉 璽書督造汝王府於衛輝量功命日節縮浮冗省費三十餘萬還掌司事張真人以建第請 中旨且許之公言歲歉國貧而勤民以飭異流之居非王政也事竟寢京師浮食奇民關通中人爲姦利常所輸材木不能什一則以足告受直累巨萬曹司莫敢詰公嚴爲限列非經覈實者不得輸每官省有所發取若諸 藩府陳乞非令甲所有一切格罷群小側目憚之相謂曰尚書易與耳獨無奈彼張郎中何也最後治外戚慶陽伯

第瑾新用事將奪民居數百千區以益之公爭之瑾怒會考察京官遂屬吏部以不謹黜公一時臺諫皆知其枉而畏瑾莫爲論揀者公家居蓋三十餘年中更赦復故秩致仕以今皇帝之十九年嘉靖庚子六月某日卒春秋八十有五某年月日葬城西金芝嶺之原元配宜人浦氏繼宜人錢氏子男一秉仁太學生前卒女二縣學生楊宸太學生陳道復其壻也孫男三餘慶承慶隸校官並秀慧而有文早夭最幼者行慶女三曾孫男一夔公面目嚴冷外若稚少

文內實好學雖老年不廢讀書善食酒多而不亂其居家治生自雞豚蒔藝莫不有法而自奉殊儉飲食菲惡冠服故敝能安之平生無譚言諛語嗚呼其所謂篤行君子者耶銘曰張公質木守道敦篤式法從政思竭髦髦彼闍饗誠下國之紀扞其銛鏹廼黜以死曰此臣職雖黜奚懟而或隳之寵不塞愧天維顯思錫公壽者高朗令終福則宜厚金芝崱蒯公墓在茲孰爲詭隨視此銘詩

明故南京禮部精膳司郎中南丘先生

陸公墓誌銘

明嘉靖辛丑三月二十日葬我南丘先生吳郡陸公于華麓山世墓其從子彙謹敘公事行之大者而銘焉敘曰陸之先自齊宣王少子元侯通封平原陸鄉以爲氏漢豫章都尉烈嘗爲吳令卒葬胥屏亭子孫因家於吳末裔蕃衍爲郡著姓宋季朝議府君千九始家陳湖之壩公九世祖也曾祖諱守道以公再從弟少保公貴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祖諱瑄考諱漆更徙居郡城之閭門外以公貴贈工部

主事妣王贈安人有五丈夫子公其仲也諱應龍字翼之南丘其所自號云公生而風神清茂自少敏悟過人弱冠游郡膠爲文下筆立成而辭理鬯達累舉于鄉輒不利弘治戊午應貢入太學是歲始中應天府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監稅荊州歲滿羨餘累千金悉歸之郡帑彙以疾請告家居正德初逆瑾盜枋讎視士大夫諸在告違常期者並勒令致仕而公與焉瑾敗乃召復故秩補屯田司轉營繕真外郎又轉都水郎中奉璽書領漕河事

諸所興革公私稱便而要東明信無敢以情撓
法者內侍劉潮奉使還載私醪道索資送榜笞
屬吏且挾刃傷人公抗疏列其罪狀忤旨被
逮下錦衣獄踰五月而得釋鑄三秩謫爲浙江
布政司理問理問視古法曹掾專治獄訟公平
心剴決不以笞罰立威經訊鞫者咸自以不寃
或譎傳得代囚聞皆慟哭其得人心如此久之
稍遷應天府推官尋陞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
再陞精膳司郎中公時已無意仕進即疏乞致
事少保公在吏部持之曰少需之當爲兄易金
緋公曰是禍余也再疏得請不待報亟歸當是
時少保貴傾中朝仕者爭願出門下公親其兄
乃僅以一郎官歸老士有遺望焉而公意恬如
也其後逆濠搆亂少保爲忌者中傷閹門逮繫
得禍甚烈公獨超然免於訾議當世高之素康
強無疾戊戌冬十二月十七日忽神思不怡越
三日遂卒春秋八十有四元配闕贈安人繼配
徐封安人先卒子男三長耿亦先卒次炫縣學
生次燧今更名太冲女三長適姚奎次適張禾
次適南京刑部員外郎陳椿孫男三女六公忠

信寬和自束髮至白首不爲卓詭之行以立名迹其在衆中言呐呐若不出口而簡易直致略去邊幅賢愚皆樂親焉居家孝友奉工部府君及王安人依依弗忍去左右事伯兄如父待諸弟有恩嘗夜有盜入室劫持府君公跳而趨出欲以身代聞既釋乃止他日郡獲盜賊貨不訾盜自承以爲公家物郡守召視之公曰非也長揖去之守爲驚歎仕凡二十年所至專以誠長者處官吏卒服其恩信亦不六欺性不喜華麗雖貴布衣蔬食如寒士奉身之外無長物焉晚

益與世林撥日端坐一室諸公貴人造請至門輒謝弗見時時幅巾單衣遨遊閭里人不知其有官也同時有以貴富自矜大者嘗謂其簡樸公應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若子所爲吾不願學也孔子謂木訥近仁太史遷稱鞠躬君子者公蓋似之銘曰 古有君子秉心無競萬石建陵醇謹篤行俊俊我公實維其儔舍和養恬不伎不求亦旣升朝暫斥而復其卒遄歸以遠殆辱小夫乾没多財益愚睢盱自賢與跖爲徒達人大大觀視彼腐鼠從吾所安其樂栩栩壽考令

終福則具全勸詞貞珉以詔後賢

旌表節婦吳母陳氏墓誌

陸子曰劉子政列女傳稱魯寡陶嬰者養孤守節作歌以自明其辭慘怛哀傷讀者悲之頃余得鄉人吳鏜之母陳節婦事乃盡然爲太息曰嗟乎賢哉若人夫其操行危苦視陶嬰加難矣而世或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豈其然哉節婦者長洲人陳賢之女也嫁爲同邑吳宣妻以柔令孝謹聞宣爲郡史得危疾時未有子而節婦妊五月矣宣且死意悽愴而無言節婦謂

曰吾知子不悲死而痛胤嗣之不續也今吾方妊所生男也固大幸即女也吾且長育教誨之爲擇壻屬以蒸嘗子無憂乏祀矣宣死後節婦免身果得男即鏜也而宣父清所娶後妻王氏性嚴且意有所屬數說清云新婦年少盍使更嫁節婦聞之號慟呼天矢不貳志自是蓬首毀容日居喪帷中人莫見其面旣葬宣因廬於墓所其嫁時衣破簪珥悉爲姑所留乃獨紡績以爲食旣而聞有謀戕其兒者或謂有所受也節婦憂危惴惴晝夜保抱兒不暫舍每拊之哀

泣聲感行路而其兄陳容者亦有氣義人也爲
往來護視之語人曰有藉吾妹若甥者容得以
血滿其衽矣卒其母子得全者容有力焉鏗少
長有知識節婦訓教之特嗃嗃嚴厲鏗用感奮
自修救稱克家子旣冠娶婦莫氏生男曰一桂
而家亦駸駸充衍節婦乃時爲破顏一笑云鏗
念母節未白亟請諸學官弟子爲言於部使者
列上其事於 朝竟得旌母爲節婦嘉靖甲辰
九月十三日節婦卒年六十九後 年
月 日葬金鵝鄉之原合其夫兆於是

鏗詣余拜且泣以墓文請余哀而許之旣爲誌
其事于石又擬陶嬰爲歌使并刻之異時有復
傳列女者庶幾采獲焉其辭曰 有鳥比翼兮
于飛頡頏中道失雄兮孤雌徬徨秉心貞壹兮
終不再雙有雛兒喙兮在母旁天命不可期兮
愁與此俱存亡雛翔飛兮毛羽襜褕以長室家
具完兮母心則降嗟嗟義烈兮志士爲閔傷著
之歌謠兮千載不忘

前儒林郎大理寺右寺副王君墓誌

銘

君諱延詰字子貞姓王氏其先世家吳之東洞庭山考文恪公諱鏊始起高科致位館閣為時名臣母夫人張氏君生卓犖不群自幼侍文恪公居京師則已開敏習事公性高簡其為家未嘗視簿書仕既隆貴產業無所增益君年未二十歸吳即慨然欲恢拓門戶當是時吳中富饒而民樸畏事自重不能與勢家爭短長以故君得行其意多所興殖數歲中則致產不訾諸貫貸子錢若鑪冶邸店所在充斥起大第西城下前堂列優笑鍾鼓繞絃後庭比房數十歌舞靡

曼窮日夕為娛樂時出從所善客馳騁讌游輿馬鼓吹縱橫道中貴游子弟望見君側行屏氣不敢疾驅君視之亡如也然遇士大夫逡循有禮中歲愈更約敕為恭儉罷諸辜權妨細民業者益市古彝鼎圖籍充初於家有嘉客至則陳而觀之從容竟日俊俊若書生客退相語曰人言王公子伉健也今視之謹厚人耳初以名隸校官正德間繇磨敘升朝拜中書舍人奉使頒詔闔中今上時再使淮揚諸郡既又持節冊封徽王妃所至能恪虔以蕙事滿九載進大

理右寺副而涖中書職如故久之復以使事過
家會考察京官當路有不悅者署其考才力不
及坐外補兗州府推官未行而疾作竟以嘉靖
辛丑正月二十六日不起年五十九其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葬洞庭馬塢之原娶毛氏封孺人
有內行後君一日卒無子諸少房生子男五人
長有壬尚寶司丞次有霖有翼有承有嘉女七
人長適吳縣學生葉獻臣次適馬學詩次適太
學生安希堯餘在室孫男一人女一人君長身
偉鬚鬢魁梧悍堅不類南產家居事文恪公孝

養隆備撫幼弟延昭有恩常日用財若纖嗇至
有所規躬必盡觀美而建文恪祠工費最鉅壯
麗嚴潔鄉人稱焉尤善經畫世務操縱弛張不
露機穎一時名有權略者皆自以爲不及也若
其觀時低卬壯老異操卒以昌大其家而免於
悔吝太史遷所謂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者耶然
今之游閒公子大抵困於晚節君自結髮知名
逾四十年標望不衰當世談賢豪間者往往以
王氏爲稱首即其所成就亦足爲一時之傑矣
余少爲文恪公所知愛爲其孫娶余女即有壬

也及是以諸弟來請銘銘曰 穆穆文恪履貞
涵醇靖共 三朝貴而能貧卒恢千家在其嗣
人矯矯大理想始騫以揚博謀敷施業是用昌乃
戢而藏不墮其光孰不貴富乘高價疾之子優
繇亶厚福澤衍衍施施燕樂飲食五十九年既
豫既豐訖無艱虞以獲考終刻詩墓門昭示無
窮

錢均卿墓誌銘

吾吳有道德純一之君子曰文懿先生錢公先
生有兄子曰均卿其少也侍先生學當是時先

生以經術爲四方學士所宗仰弟子自遠至者
甚衆均卿日在左右藐小若不勝衣而秀朗卓
達每先生有所指授輒能不逆於心操筆爲文
辭尤雋永有思致又性度溫密可親諸弟子咸
愛重之相與游處如兄弟既而被選爲縣學生
嘗與輩類俱試郡中名第差後默自念曰吾不
熟稔而望穫可乎亟歸襍被入奧室塞堦其戶
獨留一牖以通食飲讀書晝夜不暫輟乃至發
病家人破壁負出之病數月乃已蓋自是學日
益進一再舉應天鄉試不中士子傳誦其所爲

文諸中選者自謂弗如雖先生亦爲太息曰若
之不第命矣夫先生旣升朝官太常擢丞鴻臚
以歸歸數年卒而均卿亦且老矣於是先生二
子道卿文卿皆績學有名庠序間而均卿之子
應龍繼起名尤藉甚均卿一日慨然曰余髮種
種矣尙與兒子輩爭進取乎即引疾不復出督
學使者聞而嘉之檄授冠服非其好也所居瀕
漕湖繞屋種竹數百竿日徜徉其下有良朋至
則呼酒共飲飲少輒醉醉則歌古詩辭折竹枝
叩石爲節間以象戲往往竟日忘倦遇風日清

美漾小舟湖中觀雲水交映魚鳥來親人意欣
然樂之家產故薄有田不滿四百畝晚以分諸
子益謝家事令無復關白而足跡不入城市雖
鄰里燕集不數赴也性孝友事二親能備色養
伯兄行迹頗跡弛極諫之繼以涕泣而終不失
歡當析產父別授之田若干畝以資佔俾固讓
弗取遇人翼翼恭敬平生無忿言厲色蹈義履
方壯老一致人無賢愚皆信服之里有悍少年
率衆造其仇家將甘心焉望見均卿在坐即逡
巡爲好辭引退語人曰吾不遇君子幾陷於不

義吾乃今知改矣其以德感人如此嘉靖戊申
九月二十日終于家距其生成化辛丑 月

日春秋六十有八後 年 月 日葬

之原均卿諱徹世系出吳越武肅王大父腴
贈文林郎太常寺典簿父賢母朱氏配樓氏子
男五人應良慧而早夭應龍應元應登並校官
弟子貞最少者應召女二人適某某孫男七人
女二人余以童子從文懿先生游今四十年數
過漕湖之上每接均卿則歎其風格淵雅而今
不可作矣旣爲敘其事行又著楚聲以洩余哀

其辭曰 若有人兮湖之濱坐嘯咏兮蒼筠紉
蘭佩兮蕙纓忽超舉兮乘雲蹇追逐兮臨湖而
延佇孰揚舲兮其濟予蒹葭兮叢深鷗鷺兮來
下湖水兮潺湲望夫人兮不還竟日暮兮徙倚
攬余涕兮荏蘭顛反步兮丘阿鬱墳壟兮嗟峨
嗟死生兮夙暮而反其真兮余何爲愁苦風清
冷兮宰木水泐泐兮高上宜子孫兮逢吉千萬
歲兮安愈

先母胡夫人墓誌

嗚呼吾先母夫人之卒至是十有五月矣其孤

煥彙始克奉柩葬吳郡華麓山陸氏世墓啓先
考府君之兆而祔焉彙以兄命輒忍死敘次夫
人事行之略爲誌納諸墓中吾陸世居吳之長
洲爲著姓先考府君諱應賓行義具少傳王文
恪公所爲墓銘夫人胡氏同邑祥符里人考諱
琮仕終山西布政司右叅議娶恭人闕氏無子
有五女夫人最長自少明慧若淑誦小學女誡
諸書能諳曉大義叅議公奇愛之擇壻得府君
因館於家公剛方介潔仕久名位不進而家益
貧府君夫人年皆未二十相與營立生計間值

儉歲藜羹不糝與家衆同辛苦府君常戴星出
入而夫人自內持管籥視出納治紡絡組紆無
斯須自暇逸每孔子女在蓐僅三日即起操作
冬夜雨雪從府君御燈火披校計籍至漏深雪
簌簌撲窓紙盡穿破寒氣襲人肌膚爲皴裂猶
不暫息如是積十餘歲家稍稍溫贍而參議公
謝政歸夫人日娛侍左右奉進饌具至他服用
百需無不豐給公與闕恭人皆優繇以老每自
喜曰吾無子賢於有子矣公晚被疾府君爲擇
其兄子爲之後悉舉田宅授之別築室迎公及

恭人以養比其終爲治殮葬甚厚蓋夫人實贊相之常念先大父工部公大母王安人不得朝夕承事以爲恨歲時省候供饋孝敬尤隆篤云府君好爲義舉夫人善承其意飯飢樵喪多不勝紀諸凡祀饗婚嫁慶弔往來其費皆先事斟酌使豐約中適下至僮妾衣履亦豫爲飭治以時給之必均性識高朗事裁刺明決遠謀大慮有丈夫之志焉平生嚴潔自將起居進止咸有恆度聞政肅謚庭無譁言撫諸孤慈愛備至而誨之必以正自米鹽猥冗若戲媒無益事一

不使經目府君喜讀史暇輒手一編得古人忠孝節義事爲誦說不已夫人諦聽良悅時舉以詔子姓曰立身當如此矣歲辛巳府君棄諸孤夫人亦病目蒙蒙不覩物然持整如故操聞人復聲即知爲某某端坐終日內外無敢闕出入者後數年祭舉進士被選爲翰林庶吉士尋授給事中以言事而下詔獄報至家人惶駭夫人夷然曰吾兒爲言官以言得譴固其所也吾何憂祭竟坐謫爲都鎮驛丞稍遷永新令未幾乞致事歸夫人益喜曰兒幸不墮大節足矣安

用祿仕爲哉士大夫聞者皆曰賢哉母也嘉靖
己酉十一月八日以疾不起距生天順辛巳六
月九日春秋八十有九以又明年辛亥二月十
三日葬子男三人長煥娶張次粲娶盛次采娶
都繼鄒煥采皆由鄉校升太學采先卒女三人
長適蔣璧次適王世榮次適姚泰孫男六人舒
枝府學生本枝庚子舉人延枝培枝翹枝皆太
學生敬枝尙幼女四人曾孫男五人女七人嗚
呼以我府君夫人之仁孝篤誠而不獲旌於天
府君纔及下壽夫人得年差永然早歷艱難中
嬰痼疾其爲歡愉之日幾何矣痛哉粲仕於朝
歲淺不及徵 天子之封命爲吾二親榮矧庸
劣惰窳行業不立無以顯揚徒抱慙衒戚以終
身而已夫人格言懿行著於家庭被於宗族嫺
鄙者尙多方求名筆以表揭墓道粲哀荒眩瞶
弗能悉書也痛哉不肖孤粲泣血謹誌

附七十壽序一首

袁表

陸子浚明謫官都勻便道出吳下還上母太夫
人壽素生登其堂跪而進觴曰太夫人春秋七
十矣幸無恙都勻去吳萬里羅鬼險惡浚明獨

無意乎浚明曰吾王事也庸何傷太夫人曰爾命也庸何傷初浚明之官京師也太夫人嘗就養焉素生以年家子嘗就拜堂下數問遺往來兩家事朝夕相聞知是故太夫人之懿行素生知之獨詳故叅議胡公愛太夫人特甚乃館如隱陸公於門下太夫人善事其親相夫子閫外內肅如其經營約束雖婦人猶男子也浚明於太夫人爲仲子伯叔皆自邑庠升國學蔚有文學浚明登進士高第與素生爲同年又同讀書中秘由是二人者特相暱善浚明高材篤學洽聞尤習知天朝故實而素生者亦頗好奇負氣論議不相下至商榷今古品藻人才浚明機辨警敏芒穎銚銳證據曲中素生未嘗不倮然聳聽自失也旣而浚明拜工科給事中慷慨論列歲終上數千言多見采納乃益自感奮譏彈貴勢詞旨激直無少遜避兩下詔獄家人方共危之太夫人獨自喜曰吾兒言官職當言言而獲罪其榮多矣乃危之邪未幾竟遠竄太夫人終無怨懟曰吾兒慎之是有令名能無實可矣縉紳先生聞之者咸咨嗟歎息曰非獨浚明

之賢乃太夫人者賢母也素生曰噫貞士累至而行明忠臣時危而節顯浚明以書生昌言國家大事直聲震天下可謂奇男子矣然非太夫人孰能成之語曰居仁者祥多作善者壽昌使斯言而信太夫人之壽未可量也

陸子餘集卷第三

陸子餘集卷第四

明故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盛公

行狀

曾祖妣妣徐氏

祖昕 皇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妣朱氏贈淑人

父瓘 皇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妣胡氏繼妣蘇氏俱贈淑人

貫蘇州府吳江縣范隅鄉儒林里盛

年六十二

公諱應期字斯徵別號值菴其先與周同姓春秋時有成伯或稱盛伯子孫蓋以國爲氏或曰召公奭之後爲奭氏在漢避元帝諱更姓盛云唐末有諱璫者仕餘杭令始自虞城徙家于浙三傳爲宋參政文肅公度文肅之後自浙徙汴又自汴徙蘇之吳江今居郡城入國朝若徵士景華御醫啓東皆爲時聞人累世事行之詳具載公所輯家乘公自少資性穎異稍長治易成化丁未年十四補郡學生遭家中落能感奮力學讀書至達旦不寐弘治壬子年十九中應

天府鄉試明年癸丑登進士第奏乞歸娶俄丁母憂丙辰服除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奉使涖濟寧牐牐當孔道公約束嚴整啓閉以時舟艦無敢亂行者軍民傾之吳文定公以少宰被召北土時公方封牐蓄水以濟漕船文定鄉先達又尊官也舟至猶停旬日乃得過然文定不以爲忤亟稱諸人曰爲人臣守法當如此矣聞者兩賢之中貴人奉使往來皆聞風斂戢有挾重貨以行者輒沒入之時太監李廣李興鼎貴用事聲勢赫奕諸中貴既不得逞相與愬于廣興廣

興固銜之會其家人載私醪數十艘南來聞濟
寧主事嚴悉投諸南旺湖中廣興益怒合辭請
于 孝廟曰是浮薄不遜者何可輕縱也 上

不應有間曰河道官不易爲若曹知之乎二闕
意未慊陰嗾太監秦文誣奏以阻滯薦新船爲
大不敬奏入 孝廟猶持之諸大闕環跪榻前
懇不已乃 詔逮公及詞所連及者主事范璋
皆下錦衣獄訊治嚴酷公無撓辭賴 上仁明
得從薄譴降雲南安驛丞雲南去京師萬里
驛地荒陋居之三年敝衣糞食晏如也其人或

遣子弟從游經指授者後往往取科第前後臺
諫名薦者章數十上輒報罷辛酉始遷雲南祿
豐知縣祿豐古之祿琿甸白地民素頑梗公不
鄙夷之爲設條約教以禮讓群盜阻山險累歲
莫能平公至則首弛逐捕之禁益示以恩信使
得自新盜感悅謹呼集數百人伏縣門外自言
頃縣官仇視我曹不能一日安故竊出爲非今
官善遇我我曹得更生自今誓革舊習爲良民
矣於是一邑清謐他日鄰境有盜其民亦縛以
獻公謝曰而自有主者其人曰彼不能爲政詣

之何爲不得已爲杖而釋之癸亥遷四川順慶府通判專理糧事姦民乾沒歲久蠹弊不可剔洗一旦案得其狀悉論如法積逋爲清民苦運餉松潘破產不能支復爲經畫事集而民不困丁卯聞父通議公計奔喪還道陞湖廣武昌府同知正德己巳起復入京時逆瑾盜柄方熾虛素嫉公名人皆危之公自如也瑾卒無以加害復除長沙府同知督理赤籍不事鈎撫而宿弊頓絕嘗攝郡篆聽斷詳明陽檢吏卒毫髮無敢欺者前此王府官校及衛所官軍俸糧多不

時給吏胥旁緣侵牟出納具文而已士卒坐食因將吏出怨言將生他變公召善筭者授以意稽覈其出納之數參合分劑具悉其利弊所在推而行之郡以無事他所興革尤多去郡日民送者涕泣遮道追思甚至設位於六君子堂生祀之辛未陞雲南按察司僉事分巡金滄洱海二道所至武夷酋帖帖畏伏景東府土官陶姓者世知府父子信讒搆怨將至讎殺公偕瀾滄兵備副使晁必登馳入其境縛諸讒人寘之重辟曉以大義俾父子如初一方底寧謀慮皆

出晁意表晁爲驚服武定軍民府土官知府鳳英死其妻攝政子朝鳴素兇悖至謀殺縣令侵奪民田掠子女財帛民累奏訴寃部符下所司積數十通皆憚不敢理癸酉公當奉 萬壽聖節表入賀總戎沐黔公與撫按議留之以其事屬焉公單車造其所治鳳氏母子震懼伏謁輸情簿責其黨抵罪各有差歸所侵奪於民民踴躍呼道上曰盛公吾父天遣來耶公知鳳氏終必爲患請降其秩爲同知設流官以制之因會奏于 朝當道重其事格不行後鳳氏卒叛如

公言諸礦產銀有歲課其後鎮守者苛取之往往以啓釁公復建議奏請封閉以絕禍源戶部尚書安陸孫公手其疏歎賞不已覆奏力言封閉便 上許之鎮守太監梁裕肆爲貪虐責將校及土酋饋獻徵索方物動以千計嘗一釀酒至供米八百石公具陳其害於巡按御史張璞請加禁制張亦剛毅人也慨然從之是春陞本司副使 命未至而梁已誣奏公及張晁二公罪遂俱逮繫錦衣獄張被杖死諸大臣臺諫連章請宥會 乾清宮災赦復原秩甲戌還任專

理清軍及屯田風采益振乙亥陞河南按察使
鋤治強暴扶植善良憲度肅然鎮守太監孫清
濫受訟牒豪猾緣此爲姦利公請見面數之曰
公 國家肘腋臣乃下侵有司職耶孫陰喝不
能對即日罷之公察其官屬生事病民者輒加
榜繫或衙校通衢孫益不堪將有奏許今御史
大夫毛公伯溫時巡按其地聞而諭之曰盛使
君賢者公爲此不愧清議乎乃止丙子秋陞山
東右布政使胥史每稽滯公牘以要賄吏民守
事者連年不得去時適缺左轄公至則視篆剖
決如流案牒出入皆有程期召吏民立庭中面
授之無弗稱便者舊有賦入羨餘及贖金別貯
以備公用悉屏去之曰名公實私吾無用是諸
汎征橫費一切停格吏屬聳惕而同官後至者
頗以侵權見疑屢有嘖言公不恤也戊寅轉陝
西左布政使鎮守太監廖鸞縱其弟鵬姪鎧百
計漁獵民財黠吏席守成與交關假進奉侵盜
官銀帑藏爲空諸方岳初至者例先謁鎧公獨
不爲禮廉得守成姦狀捕寘之法黨類股慄廖
滋不悅思中傷之會造上供織罽其費鉅萬廖

檄公取直辭甚峻寔以嘗公也公受檄則閉戶發籍稽按得所侵費已數萬金明日詣廖廖方盛氣以待公從容出其數視之因問更費若此計所造者當有若干匹今皆安在願以上聞廖出不意汗下被面長跪謝乃止中貴趙林傳旨採取方物數百千種直可數十萬公力拒之卒不得施而去武廟巡幸將至榆林人情洶洶藩臬會議加賦以備供億公持不可乃議於正賦內每戶以丁糧爲差出銀米若干聽准來年賦入之數比迎駕至邊士馬滄集鉅細百

需咸有調度而處之裕如若無事者民間晏然不知勞費諸嬖倖從者勢焰薰灼自鎮巡以下重足屏氣莫敢與抗公旣雅負重望風聲所被遠近振肅而臨事整暇屹然不撓群小望而畏之比終事無敢以非理干請者故尙書嘉魚李公時爲右轄亦在行數曰李承勛嘗自謂一世俊傑今日服矣惟上亦知之亟稱曰盛某好官也還省所過村邑老稚焚香迎拜夾道歡呼曰微公我輩爲溝中瘠矣至今追思不輟云己卯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初吏部

奏擬以都御史伍符居首公文之有 詔用公

蓋出 聖意屬江西有宸濠之變 上親帥六

師南討一時權倖縱橫所在官吏多務括克以

資遺賂公至蜀首嚴其禁非奉臺檄不得擅科

一錢役一夫凡假進奉以市方物及稱軍門問

安有所徵索者悉痛以法繩之蜀土險遠諸夷

多梗化天全六峯招討高文林及其孫繼恩尤

獷悍數攻圍城邑殺掠吏民流民謝文義文禮

亦糾合夔蠻爲亂先後督師勦平之自是諸夷

懍服始遵約束矣亡何丁繼母憂歸辛巳 今

上登極以疾乞休不許壬午起巡撫江西值兵

燹之後加以饑饉民物凋殘公以癸未二月至

所在寇盜充斥鄱陽湖尤稱淵藪公知漁船爲

賊鄉導乃令置籍于官驗其出入而命守備都

指揮一人專守其地率官兵晝夜巡邏又設團

保之法以統鄉兵寇至則互相應援失事則鄰

伍連坐能獲賊者各以多寡受賞盜無所容匿

一時迸散允運事嚴爲抗疏請減米之半以銀

代之用省轉漕之費及蠲免諸雜調繙錢各以

萬計時省中當輸銀京師及湖廣者凡數萬復

奏留之以備賑濟用且廣爲規畫擇方岳之
能任事者俾分詣諸州縣設法賑卹政令齊肅
賞罰明信屬吏無敢怠事者所全活甚衆是歲
始獲豐稔而南畿大饑公督完逋賦銀至二十
餘萬兩例當易米輸之南京乃奏言銀散之則
易收之則難輾轉之間徒資姦弊以爲民病請
即以銀充米直與所徵糧四十七萬石俱運赴
所司輸納 詔報可 是時留都缺食諸省轉餉
多未至惟江西運舟絡繹而下六軍百姓賴以
全濟戶部尚書秦公疏論公有裨 國計宜被

嘉獎 上良說特賜羊酒幣帛仍播告諸方巡
撫示激勸云廷議儲穀備荒 詔格嚴切獨江
西所積數盈百萬秦公復以聞賞亦如之甲申
冬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
兩廣軍務時兵政久弛上酋玩易而群蠻肆出
劫殺幕府號令殆至不行公慨然思一振起之
大閱諸軍一時逋蕩者以次復伍因益務廣儲
蓄作舟艦繕城堡部分將校俾各守要害紀律
嚴明群酋始知懼而奉法民獲安堵歸善縣劇
賊李文積據桃子園爲亂公督率守巡諸臣進

兵生擒文積及其黨李萬金等斬賊首一千一百三十餘級俘獲男婦四百餘人思恩府土官劉召聚兵據險誘執兵官勢甚猖獗復奉 敕調遣漢土官兵分命守巡及諸將校授以方略進攻邕梅諸寨破之召被創赴火死斬賊首一千九十七級俘獲男婦五百餘人招撫被脇良民四千餘口咸令復業田州府土官岑猛淫虐慘毒屢出兵攻燒州縣劫府庫屠良民前後鎮巡諸臣累奏乞討之 詔下公體量公與巡按御史謝汝儀及諸藩臬籌度數四咸謂猛稔惡速誅

若容養不問勢將益熾而一方之民塗炭已極不容不拯乃積糧選兵以備進取而上疏具陳方略大率欲誅首惡而赦其餘疏下兵部覆議而公已被 命改官矣初太監總兵二府多私役士卒相沿以爲常公至稽按尺籍盡勒歸行陣而痛抑其官屬之暴橫者檄下兩省及湖廣諸路凡所調遣徵發皆關白乃行於是二府禁不得逞陰使其私人騰謗於中要詔聞吏部欲調停其事乃改公爲工部侍郎提督易州山廠公遂引疾乞休得 旨致仕時乙酉冬也丁亥

河決徐沛漕渠淤塞役民夫濬之費以萬計終不治 朝廷憂之敕吏部會官舉能治水者僉以公名上遂進都察院右都御史總提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河務且戒不得辭 璽書至家公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吾敢崇虛讓以誤 國事遂行是時尚書李公承勛胡公世寧皆建議欲於昭陽湖之東自留城以接沙河別開運道而江僉事良材議亦略同及黃少卿縮霍詹事韜亦各陳便宜俱下提督大臣看詳公至與新 命郎中柯維熊員外郎王大化山東

參議劉淑相等共議昭陽湖東自汪家口南至留城地延袤一百四十里宜改運道仍親詣其地再三相度延訪故老皆謂地形平行可以就功而劉公且以爲天相我 國家留此地以俟改作贊之甚力公又謀諸山東巡撫都御史王公堯封暨三司之長議旣克協乃上疏大略言黃河所至古今未嘗無患而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遷徙不常爲患特甚而其性避高就下自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力勝也弘治以前河東下潼關即分三大

支其二大支俱出汴城以南東行由泗水經淮
入海維時河南郡縣受害爲甚其一大支則經
汴城以北東行至於兗州又分二小支一出沛
縣之飛雲橋一出徐州之小浮橋俱入運河徑
下邳州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城以南二支湮
塞併入以北一支於是全河東下至於徐沛俱
入運河自是汴河無患而徐與豐沛適當其衝
泛溢瀰漫百姓以懼其毒近年河漸北徙小浮
橋旁支亦已湮塞自曹單城武等縣楊家口梁
靖口諸處奔潰四出徑趨沛縣漕河橫流昭陽

湖東而水半泥勢緩則停過坎則滯致淤運
道三十餘里爲今之計大略有四曰疏曰濬曰
築曰改疏者疏上流而殺之也濬者濬故道而
順之也築者築長堤而障之也改者則改別地
而不與之爭耳夫上流不殺則決口不可塞長
堤不可築而河防不可成矣河防不成則淤不
可濬故道不可復矣此改河之舉所以不容已
也奏下工部集廷臣會議咸以爲便 詔乘春
和興役時公已命柯維熊等督工修治舊河俾
漕船通行而堅築堤岸以障黃河之衝決又濬

趙皮寨孫家渡諸處以殺上流之勢既破乃命
乃量地授工分委屬吏之賢能者以董其役時
其食作公其勸懲聯絡相維統攝有序初議成
功以六月為限公綜理微密撫恤周至役夫競
勸甫四月工完者什八九而讒言橫興大功頓
廢識者恨之初用事者以私請不遂致憾而朝
士有不悅公者從而構扇其間謂改河非計柯
維熊者閩人素陰險自其鄉里皆畏之且狂躁
自用臨事動欲紛更公稍加裁抑輒怨懟至是
聞用事者之意虞禍及己乃具密啓投之辭多

謾譎將責公以自解而東昌郡守某前此嘗斂
商人銀數千兩請以為治河用公曰吾經畫百
需備矣惡用是為且病民招怨咎將誰執咎其
使移文切責之某懼亦潛投謗書略如柯所云
用事者益惑焉遂因災異獻言力請罷役詔
從之且召公還時內閣二三臣力爭不能回戶
部尚書鄒公文盛覆奏有曰大臣用事於外群
言沮撓於中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宜
念漕河關繫之重體大臣幹理之難雖發言盈
庭莫執其咎必信任無貳方克有功不聽公上

疏略曰弘治間如都御史劉大夏理河之疏有云好逸惡勞者怨謗易興聽聲躡影者議論難據以大夏之清忠名德當時已不免於騰口說臣才識聞望遠不及前人萬一者哉速謗招尤知其難免矣因引疾求罷 優詔不允公又疏論何維熊姦險反覆挾私誤國之罪且移咨吏部疏未上而咨先至用事者怒遂論奏公與柯俱奪職一時議者雖知其枉而莫爲伸辨獨胡公世寧抗章言改河之議寔發於臣今聞盛某因此罷去臣猶疑其人之見謗惜其事之中止欲奏遣廷臣忠實不欺者一人詣其地覈實以爲行止賞罰且自昔國家凡遇大事之誤必追咎首議之人以盛某之廉勤果毅受任數月沛縣舊河旣通黃河上流亦治宜錄功加勞而乃因臣妄言請開新河之誤得罪以去使後之任事者以斯人爲戒而莫肯盡力臣之一言誤國甚矣罪當罷黜 上雖不問然天下聞而壯之公家居七年更赦復職致仕大臣言官相繼論薦海內士大夫方冀其復用而公以痰疾不起生成化甲午八月二十一日卒嘉靖乙未九月

十三日元配沈氏繼顧氏俱贈淑人子男二人
長之材府學生娶王氏次之榮娶王氏繼沈氏
女一人適前進士陸粲俱沈淑人出孫男五人
長茂勲府學生娶陸氏次茂熙紹祖茂燾茂然
孫女一人許適吳治公沒後之材告哀于朝
上聞而悼惜 賜諭祭者再 命有司治葬
事皆如制以卒之又明年丁酉十二月十六日
葬橫山感慈塢之原公爲人脩眉豐下容貌威
嚴見者起敬天性剛毅自爲小官忤貴近直聲
震一時是後屢躓屢奮而氣不少衰有所欲爲

必達其志不以毀譽行喪爲欣戚憂國奉公之
念寤寐不忘自律甚嚴非具義一介弗苟取好
善嫉惡畷若黑白所以致怨謗亦多繇此撫江
右鎮西廣屬吏憚其風采雖深山下邑丞簿卑
官無不改操自厲者然虛懷好問勇於從善每
行一事悉心延訪反覆論議以求盡事理未嘗
獨徇己見亦不以所長加人故雖風格峻整而
賢者多樂親焉家居孝友嘗念早歲居約二親
甘旨或不豐備及貴顯有祿賜而弗逮養以爲
至恨歲時享祀極盡誠潔晨興必冠帶謁家廟

一物未薦不先入口二弟早孤携以自隨教育備至比長皆爲娶婦授以田廬待諸妹甥姪咸有恩意族黨貧者助之資鰥寡者助之嫁娶死者助之殮葬又出賜金買田租菘之旁以供時祀族人成邊者例有歲餉亦於是取給焉自奉儉薄仕四十年家無長物飲食止陶器無金銀追琢之飾凡聲色奇玩卉木禽魚圖畫琴奕世所耽悅者一無所好居常進止皆有恆度不失尺寸雖燕閒必正衣冠自家人未嘗見其有隋容與人交際一以誠信終身不能妄語至於

市井里巷淫媠戲笑之言不一出口臨終命家人啓戶焚香正襟就枕而瞑無片言及亂云所著奏議若干卷藏於家惟公以書生奮自樹立平生宦轍所及幾徧天下觸霧披荆備嘗艱阻晚致位九列不爲不遇矣顧其所欲爲而未竟者世或未盡知也矧橫遭多口齋志而終天下後世有遺恨焉嗚呼惜哉粲無似自少辱公知愛妻之以子當公無恙時嘗俾撰次其平生履歷爲傳而弗果至是之材屬粲爲狀將以請銘於當世之立言君子輒以平日所知者綴緝如

右備采擇焉謹狀

祭王文恪公文

維年月日門生陸槃謹以柔毛剛鬣之儀敬奠
于先師震澤先生太傅文恪王公之靈曰嗚呼
槃生垂髫始誦公文越十五年乃登公門公本
天人游戲域中諸所紛麗莫嬰其衷而獨愛才
飢渴飲食聞人有能若自己出顧我謏劣辱公
之知待以國士千載是期公於斯道篤學躬行
不立門戶渾然天成發為文章金聲玉色晚益
臻妙居然古則刊落華繁獨造本原取材左漢

規摹王韓豈無名家歛衽退懼愚不自量跪獻
所業誦而首肯俛為指評曰此不怠莫之與京
文貴意勝辭乃其枝苟辭而已夫人能為再拜
斯言廓若發矇佩服終身用之無窮六籍之餘
九流百氏浩如煙溟不見津涘公鉤其玄發矢
破的考古辨疑忘食與息我效其愚公曰起予
不蹈故常爾見卓殊故事舊章朝野罕習傳聞
異辭譌舛踵襲公核其實引繩貫珠纂勒成編
淡墨細書我獻所聞公曰有徵士貴識務不惟
專經退則語人此我輩徒加以數年吾且避諸

壬午之冬乞銘先君衰絰拜稽太湖之濱公聞
其來喜動眉宇山亭篝燈從容款語吾得子晚
實獲我心斯文之傳非子誰任在昔昌黎殷勤
籍湜我非其人敢忘公德公曰子來無渝斯誼
申之婚姻用篤世契爰以弱息字公元孫我辭
非耦公命寔敦聞公屬疾往候榻前猶爲申眉
諄諄誨言日俛康寧杖履隨逐木壤山頽百身
何贖見諸夢寐音容宛然覺而失之中夜涕漣
巍巍我公豈其云亡將乘風雲陟降此堂公來
此堂若聞我辭我辭有窮而痛無涯嗚呼哀哉

尚饗

祭亡妻盛氏文

嗚呼吾妻其遂至此極邪自子從我二十餘年
未始一日相違也吾忝竊科名列宦于 朝往
來南北子皆余從頃以言獲譴投竄萬里念吾
母高年兒女皆幼子又素多病不任道途之勞
故弗果與子偕子意戀戀不能相舍臨發之夕
箇牀歎泣吾心惻然然自顧與子皆壯年今雖
暫違終當久相與處故寧舍子而獨行耳嗚呼
孰謂一別而不復相見也邪吾自去家跋履山

川險阻艱難無不備嘗幸而得達貶所魑魅之
與居虎豹之與鄰家人強壯者皆病垂死吾亦
脫死如毫釐耳子誠往必死無疑也吾方以子
之不行自慰孰意子竟不免死乎藉令子往雖
不幸而沒然得握手一訣猶勝於生不相從而
死不相見也吾之悔恨其又可追也邪子病脾
泄已踰十年吾每憂之然亦未意遽至此也以
子之孝友賢淑宜享遐壽而遽至此天實爲之
謂之何哉子昔嘗爲我言有日者推子命云壽
不過三十五吾以爲誕設不足憑子沒之月其

朔日吾晨夢過家入室而不見子徒見兒女擁
衾而泣吾覺而心怪之然亦以爲夢寐不足憑
也嗚呼孰意其果驗乎子沒以前年之八月至
去年二月吾始聞計其七月吾以公事如京便
道過家母子骨肉復得聚首尋蒙 異恩遷官
近地顧子不及見也自子之亡吾母與吾大姊
皆遷居汝室撫汝兒女汝父兄又爲汝兒擇名
師教之苟自今無廢學庶幾可望其有成也子
而有知亦差足以自慰矣吾爲子擇葬地未得
又迫 王命不敢久安於家今舉子柩攢殯先

塋依我祖考吾力能即得地則葬而後行不則行而還葬耳嗚呼吾以疎狂自取罪戾鬼神弗宥以爲子歿子病吾不及視子斂吾不憑棺生而惡衣菲食無一日之奉死而吾不能備送終之禮悠悠蒼天此恨何極中夜念之痛摧五內追惟往昔遭罹家難吾父旣亡母復病目門戶殄瘁外患沓來吾又數竒屢困塲屋然然一身百責攸萃隆寒盛暑風雨泥塗朝出暮歸不勝勞僮驚憂困辱惟子同之今幸仕有官矣其得甘食安寢者幾何時而子則又死也悲夫吾尚

忍言之哉吾尚忍言之哉自今而後吾無復有意於仕進矣先人之薄田可耕敝廬可居行且謀歸養我母以盡孝誠撫我兒女以待其長立以卑吾餘生而已矣祖奠在前與子長別哀號之言出自肺腑子其聞邪其不聞邪嗚呼哀哉痛哉

祭邃翁文

維年月日學生江西永新縣知縣陸粲謹以特羊酒果之儀致祭于先師邃菴先生揚公之靈曰粲少也賤思御公車壯而登朝乃辱公知昔

歲丙戌濫筭詞林公自西還再秉化鈞一見其
文曰此國器士不徒學所貴用世丁亥之冬拜
官諫省內慚闇劣憂畏交併公曰曷哉功業由
茲古人遠矣文莊爾師惟其疎韞不善自謀猖
狂妄言以速愆尤人曰由公公不自明負罪引
慝老臣之誠公無憾言我無愧色炯炯此心天
日可質三疏明農拂衣歸來二豎助虐俄遽凶
災我竄蠻荒死與爲期萬里計傳五內痛摧
優詔量移匍匐生還還不見公有淚空彈今夕
何夕我來哭公山川寂寥草木號風古人有言

士死知己恨不從公先驅螻蟻幽明茫然一慟
而已嗚呼哀哉痛哉

祭外舅盛公文

維年月日子壻陸粲謹率男延枝以柔毛剛鬣
之儀哭奠于外舅右都御史盛公之靈曰嗚呼
傷哉豪傑之生曠世一逢屈指今日孰如我公
昔也弱冠筮仕曹郎直道忤時竄徙遐荒崎嶇
滇蜀辛苦流離衆所感頰甘之如飴不卑小官
恪勤吏職莫非王事余敢怠忽濩落十年稍遷
臬司夷獠荒殘極力拯綏旋觸權閹再下清室

諒節弗渝臣心匪石總憲作牧陝洛是經屬時
險難嬖倖縱橫力遏其衝執誼秉正萬姓喁喁
恃公爲命 六飛臨邊上下震懼豈無時賢首
鼠喘恐從容籌畫不激不撓百需具完民罔知
勞士女歡呼闐益衢陌甘棠之思儷美召伯旣
陟中臺保釐三方攸攘屏息姦宄摧藏鴟弁貂
璫煽虐恣行一裁以法安我窮甿禁不得肆乃
搆讒慝誰歎吠聲逞其私臆公曰歸哉臣敢賴
寵抗疏明農返余故壘維是漕渠繫我 國脉
帝詢廷議屬公干役公曰行哉臣敢避難夙

夜經營心力並殫鉅績垂成忌者側目一唱百
和群與謗讟我身可絀而道無貶浩然言旋俯
仰奚憾惟 帝知公曰爾端介公以名堂式嚴
訓戒居閒七載薦剡屢馳可屬大事舍旃其誰
幹帛方來胡不少待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遡公
入官四紀于茲位亦匪下未究厥施才大數奇
乘危履艱自折不回屹然如山謀國孜孜寢食
可忘恤怨愛身我則未遑彼哉何人燕燕居息
生叨顯榮死濫恩澤公獨驅馳盡瘁匪躬坎壈
一生齋志而終人亦有言不容何病在昔聖賢

困于儉佞粲曩壽公擬古名卿漢惟汲直唐則
廣平其在近代安成

李忠文

河津清

薛文

考德論世

寔相比倫小夫滄泚螢燭明滅達人令名終古
日月凡公大節峻絕難攀乃至百行罔弗粹完
施於家庭孝友敦睦滲漉之恩沾被九族居無
惰容燕無媒語衣冠儼然鄙薄銷沮忠信待人
亮髮無欺綜理細密小物不遺屬續之言凜乎
嚴整闢戶焚香正襟而視直氣貞心之死靡忒
彼蒼孔昭鑒茲忠實嗚呼傷哉粲昔少小始壻
公門三十年間獨荷殊恩警我昏惰拯我顛危

豈直我舅寔維我師我生不辰遭罹厄屯謫官
萬里喪我內人兒女孑孑零丁艱苦仰賴提携
吹煦摩拊多病疎慵獲遂歸休杖屨追隨鄉社
遨遊亦喜兒女漸底成立幸公未衰承歡有日
詎意一朝厭世長辭四海之慟矧於吾私不見
公顏殆將五旬中夜夢之宛如生存有肉在俎
有酒在樽叩地呼天公聞不聞嗚呼傷哉

祭王履約中丞文

維嘉靖二十九年歲次庚戌冬十一月庚寅朔
越九日戊戌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君履約

之喪既歸自南都其同年友陸燊方居母喪聞之爰以特羊庶羞奠于靈筵之下哭而告曰嗚呼君昔家食伯仲聯鑣並馳藐死蜚英揚翹既奮甲科補官浙左再暮政成入踐青瑣校文南楚閱武西陲誕奏嘉績重瞳屢回荐膺簡擢進秩清卿徊翔兩都遂陟中丞新命鼎來綰章留院裁裁惠文總國之憲人之爲言仕路嶮巇揆厥初終疇罔騫虧君仕則優雍容寬衍履順無愆巨跡通顯趾步公台胡年弗延孰碼于成造物忌全嗟君好修威儀濟濟終日凝

然莫窺涯涘篇翰精工醞郁道媚麟角鳳毛世所珍貴余始從君投分猶淺借薦南宮相知恨晚廷對萬言金石鏗欽顧慚謫劣瓦缶同鳴鼎甲之選僉期雙璧誤遭擠落群公歎惜暨官諫省先後參差君初拜命我竄南夷自是廿年隱顯異軌懷思日長合并能幾方俛晚歲文酒尋盟如何一朝遽隔死生痛懼閔凶勞瘁苦土計音忽傳慟摧肺腑在昔劉子南紀宅憂銜哀著辭恫傷柳州我獨何人敢忘斯誼雖言不文亦抒其志言則已矣哀寧有窮君靈不泯儻

鑒微衷嗚呼哀哉痛哉尚饗

祭僉事方公文

維嘉靖二十九年歲次庚戌冬十一月庚寅朔
越二十六日乙卯孤哀子陸粲聞改亭先生方
公之喪將葬乃銜哀扶疾以特羊酒脯哭奠于
几筵之次曰嗚呼士在天下以相知爲難自古
則然矧於今日惟公父子祖孫於粲家有三世
同年之誼契分至深然公之知粲乃不待此公
豪邁恢達素少許可自當世所謂賢者或未當
其意而庸劣如粲顧辱厚遇焉不惟折輩行以

下交而已又獎借倂揚每過其實歲時投贈短
札長篇惓惓記存愈久彌篤粲也何以得此於
長者哉方幸公康豫獲數從杖履以承誨言孰
意大山流黃竟踐李侯之夢郢人亡質遽興莊
子之悲手墨猶新而英標莫覩也痛哉公今已
矣貴富壽考融明俶終子孫象賢踵美仕路諸
福備具海內鮮儷斯可以無憾矣粲所爲悼恨
者自雁窮毒踰伏苦土於公病弗及省視沒弗
及永訣蓋不見顏色者僅半歲而有死生之隔
焉一念及此涕泣橫流聞古之人有居母喪齊

衰而往哭其友者曰文義隆篤故也况受知之
深重以世契如粲於我公者乎薄陳樽俎以展
衷誠哀疚荒迷言不盡意公而有靈庶幾鑒之
嗚呼痛哉尚饗

陸子餘集卷第四